

吴梦窗词笺释

杨铁夫笺释

陈邦炎校点
张奇慧





吴梦窗词笺释

杨铁夫 笺释

陈邦炎 校点
张奇慧

广东人民出版社·

粤新登字01号

吴梦窗词笺释

杨铁夫 笺释

陈邦炎 校点
张奇慧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1插图 150,000字

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500册

ISBN 7—218—00470—9/I·47

•

定价7.00元

出版说明

《广东地方文献丛书》，向读者提供有关地方的历史、文化、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，以供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参考、研究之用。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，不固定部数，分期陆续出版，《吴梦窗词笺释》是其中的一部。

吴文英(号梦窗)是南宋的重要词人。梦窗词深曲丽密，长于炼字，但往往流于晦涩，为一般读者所不易理解。杨铁夫，香山(今广东中山)人，近代著名词学家。他首次将梦窗词三百四十首全部详加笺释，为读者提供了方便，为梦窗词的笺释和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。

本书原为1936年无锡民生印书馆印本，文字多衍脱讹误，校点者一一订正，并加上标点。

前 言

吴文英，字君特，号梦窗，晚号觉翁。四明（今浙江鄞县）人。本姓翁，与翁逢龙（字际可，号石龟，宁宗嘉定十年进士）、翁元龙（字处静）为亲兄弟，可能以翁氏子过继吴氏而改姓吴。

梦窗未登科第，以布衣终，约在理宗绍定五年（1232）曾为苏州（今江苏苏州）仓台幕僚，淳祐十年（1250）前后曾入吴潜幕，景定元年（1260）前后曾为嗣荣王赵与芮门客。他一生中无远游记载，足迹所到主要在今江、浙两省，以在苏、杭两地的时间最久。其平生交游，据杨铁夫《吴梦窗事迹考》所列举，与之有词作酬赠关系者共六十余人，主要为吴潜（字毅夫，号履斋）、贾似道（字师宪，号秋壑）、赵与芮（字仲亨）、史宅之（字子仁，号云麓）、尹焕（字惟晓，号梅津）、施枢（字知言，号芸隐）、方千里（字鹏飞，号蕙巖）、冯去非（字可迁，号深居）、李彭老（字商隐，号笈

房)、周密(字公谨,号草窗)、黄昇(字叔旻,号花庵)、沈义父(字伯时,号时斋)、姜石帚等。

关于梦窗的生卒年岁,已难确考。夏承焘《吴梦窗系年》推断其生于宁宗庆元六年(1200),卒于理宗景定元年(1260)。与此相异的主张有:(一)毛晋在《梦窗丙、丁稿跋》中称梦窗在理宗淳祐十一年(1251)题于杭州丰乐楼壁的《莺啼序》为其“绝笔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《鄞县志》因定其卒于此年。近人胡云翼的《宋词研究》也沿袭此说,并称其生于孝宗隆兴(1163-1164)年间。(二)刘毓盘在《梦窗词跋》(见四印斋校本《梦窗词》)中考证其在理宗景定四年(1263)“仍无恙”。朱孝臧在《梦窗词小笺》中曾引用其说(见《惜红衣》笺)。(三)张凤子在致夏承焘第一书(见《吴梦窗系年》附录)中推测其生于宁宗嘉定十年(1217)之后,在第二书中修正为嘉定五年(1212)左右,并认为其得年“不过四十五六”。(四)杨铁夫在《吴梦窗事迹考》中推定其生于宁宗开禧(1205-1207)前后,卒于恭帝德祐二年(1276)之后。陈洵《海绡说词》、冯平《冰簃词话》(见《宋词绪》)及陈廉贞《读吴梦窗词》(见《文学遗产选集》第三辑)也都认为梦窗及见宋亡。此外,拙作《吴梦窗生卒年管见》(见《文学遗产》1983年第一期)一文则

推断其生于宁宗嘉定五年，卒于度宗咸淳八年（1272）至恭帝德祐二年间，但也难视作定论。

梦窗生前似曾自编词集，以自度曲《霜花腴》为集名，周密《草窗词》中有《玉漏迟·题吴梦窗〈霜花腴词集〉》可证。张炎《山中白云词》中也有《醉落魄·题赵霞谷所藏吴梦窗亲书词卷》及《声声慢·题梦窗自度曲〈霜花腴〉卷》。可惜这些词集、词卷，今已不存。只《铁网珊瑚·书品》中收有梦窗《新词稿》十六阕，其原稿或即张炎《醉落魄》词题中所称“梦窗亲书词卷”。现行梦窗词集，主要有明万曆中张廷璋藏旧钞本、毛晋汲古阁本及杜文澜《曼陀罗华阁丛书》本、王鹏运四印斋校本、朱孝臧《彊村丛书》本、《彊村遗书》本、张寿镛《四明丛书》本。据《彊村丛书》本《梦窗词集》及《梦窗词集补》所收录，其词作多达三百四十首，而据杨铁夫《吴梦窗事迹考》所举例证，仍有不少遗脱。

在名家辈出的宋代词坛上，梦窗是重要的一家，也是有争议的一家。

他的词是绍继周邦彦的。与他有交游关系的尹焕说：“求词于吾宋者，前有清真，后有梦窗。”（黄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引）曾与他“讲论作词之法”的沈义父

也在《乐府指迷》中说：“梦窗深得清真之妙。”到清代，周济在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》中更主张“问涂碧山，历梦窗、稼轩，以还清真之浑化”。朱孝臧在为四印斋校本《梦窗词》所写叙言中认为：“梦窗词品，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。”张尔田在为《彊村丛书》本《梦窗词集》所写跋语中则称梦窗词“分镳清真”。这些大致相同的看法都指出了梦窗词的师法所承，渊源所自。但梦窗词又有其不同于清真词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征。他在运思、运笔方面，往往另辟思路，别有笔法，多用丽密变幻之笔抒写深微窈冥之思，加以隶事繁富，造语工曲，喜用代字、丽字、实字，这些创作特点为其作品染上一种特异色彩，近似李贺、李商隐的诗。稍晚于梦窗的张炎就在《词源》中称其“善于炼字面，多于温庭筠、李长吉诗中来”。孙麟趾在《词径》中说：“余谓词中之有梦窗，如诗中之有长吉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则说：“词家之有文英，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。”刘熙载在《艺概·词曲概》中也指出：“词品喻诸诗，……梦窗，义山也。”戈载在《宋七家词选》中认为，梦窗词“犹之玉溪生之诗，藻采组织，而神韵流转，旨趣永长”。严复在《与朱彊村书》（见《词学季刊》创刊号）中赞同朱所提出的“浣花、玉溪于诗，犹清

真、梦窗于词”的主张，并进一步发挥说：“窃谓梦窗词旨，实用玉溪诗法，咽抑凝回，辞不尽意，而使人自遇于深至。”对于梦窗词与二李诗有近似处，一些词论家的看法也大致相同。

正由于梦窗词似二李诗，它就既以其所呈现的异彩而对人有特殊的吸引力，又以其有异于常调而不易为人所接受。历来对它的评价也就或誉或毁，莫衷一是。

在梦窗生前和去世后不久，他的词就已有不少篇什被收入赵闻礼选的《阳春白雪》、黄昇编的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以及周密辑的《绝妙好词》。当时的两部论词著作也已对他的词有所评述。沈义父的《乐府指迷》既称其“深得清真之妙”，又指出“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，人不可晓”。张炎的《词源》既赞其“善于炼字面”，并称其“能特立清新之意，剗削靡蔓之词，自成一家”，又说：“词要清空，不要质实。清空则古雅峭拔；质实则凝涩晦昧。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；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，眩人眼目，碎拆下来，不成片段。”这些都说明，梦窗词在当时既已受到选家和词论家的重视，也引来一些非议。

在元、明两代，梦窗词流传不广，几乎湮没，到明末清初，毛晋为刻《甲乙丙丁稿》，才重显于世。朱彝

尊是浙西词派开山人，主清空，宗玉田，而在编选《词综》时却对属于质实一派的梦窗特加垂青，收录其词作四十五首（其中误收非梦窗词二首），后汪森又补收十二首。周济的《宋四家词选》更以梦窗与清真、稼轩、碧山为宋代词家之冠。戈载选宋词，只取七家，也以梦窗为一家，选录其词多达一百十五首（其中误收一首）。到清末民初，治梦窗词蔚然成风。冯煦、王鹏运、陈廷焯、郑文焯、朱孝臧、况周颐等人都对梦窗词推崇备至。陈洵在《海绡说词》中更发展周济的主张，提出“立周、吴为师，退辛、王为友”之说。吴梅在《乐府指迷笺释序》中则有“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”之语。

但近四五十年，对梦窗词的评价从上述极端走到另一极端。在治梦窗词成风时，文廷式在《云起轩词钞自序》中就已提出“以二窗（指梦窗、草窗）为祖祢”为“巨谬”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认为，梦窗“写景之病”，“在一隔字”，并说：“梦窗之词，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‘映梦窗、零乱碧’。”胡适在其《词选》中更说：“《梦窗四稿》中的词，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。”这以后，胡云翼的《宋词研究》、薛砺若的《宋词通论》、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以及现

行的所有文学史和词选中的小传，一致对梦窗深加贬抑，惯常以堆砌、零乱、晦涩来概括他的词作，而将其一笔抹煞。直到最近几年，才在一片指责声外，出现了少数几篇专论，开始了对梦窗词的重新评价。

如上所述，自宋末以来，特别在近一个多世纪内，对梦窗词的评价，其毁誉竟如此悬殊，起伏竟如此巨大，这在词学评论史上还是不多见的。今天看来，在千峰竞秀、百川争流的宋代词坛上，周济只以包括梦窗在内的四家“领袖一代”，陈洵进而独尊周、吴，这固然不可取；而如果上溯到张炎，因主张“清空”、反对“质实”，就独尊白石、讥议梦窗，同样是从偏爱、派见出发，要求把文学作品纳入单一的模式之中，也是不可取的。就梦窗词本身的得失而言，当然应当看到他的部分篇什确有堆砌辞藻之病，难免晦涩零乱之讥。戈载在《宋七家词选》中说“既不病其晦涩，亦不见其堆垛”，陈廷焯在《白雨斋词话》中说“梦窗才情超逸，何尝沉晦”，未免只见其得，不见其失。但像王国维那样，只以“零乱”一语来全面概括梦窗词，或像胡适、胡云翼那样，认为梦窗词几乎没有一首不是“堆砌起来”的，认为“他的长调几乎没有一首可读”，这又是只见其失，不见其得。

梦窗词以丽密深曲为主要风格特征，但 作为一位有才能、有造诣的作家，其作品所呈现的色彩并不是单一的。他有不少篇什，其实不以丽密深曲取胜，而以清空疏快见长。除了一首连张炎也称为疏快而不质实的《唐多令》外，这类作品在其集中俯拾即是，如《点绛唇》（时霎清明）、《风入松》（听风听雨过清明）、《夜合花》（柳暝河桥）、《西江月》（枝袅一痕雪在）、《思佳客》（自唱新词送岁华、迷蝶无踪晓梦沉）、《望江南》（三月暮）、《鹧鸪天》（池上红衣伴倚阑）、《浪淘沙》（灯火雨中船）、《霜花腴》（翠微路窄）等等，都是笔调流利、清空如话的。如果遍览他的全部词作，将会发现：其九十字以内的中调和小令，几乎没有可以目为堆砌、晦涩的；其长调，确实晦涩或通篇晦涩的也并不很多。如樊增祥所说，那些认定“梦窗词多理少，能密致不能清疏”的人是惑于张炎的“七宝楼台之论”（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中引）。蔡柯亭曾在《乐府指迷笺释》中指出：“梦窗词，用事下语，诚有深入而未能显出者，然《四稿》中不晦涩之作，细绎之，亦实在不少。……昔人论词，每好执人集中一二首以概其余，宗派不同，尤易陷于此等偏见，不独评梦窗者为然也。”这一以偏概全之失，不仅表现在以集中少数晦

涩之作来推论全集，也表现在因词中有个别辞句造语较隔、用典较僻而否定全词。例如其《声声慢·陪幕中饯孙无怀于郭希道池亭，闰重九前一日》，起句以“檀栾金碧，婀娜蓬莱”代指修竹亭台、杨柳池沼，确嫌太隔，但就全词而论，却是一首疏宕流转的佳作。这是在阅读、评论梦窗词时所不可不知的。

当然，从梦窗词的主要色彩、主要成就看，清空疏快，非其主调。显示其本色、代表其成就的，应当是那些以丽密深曲为风格特征、富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艺术吸引力的篇什，如《霜叶飞》（断烟离绪）、《宴清都》（绣幄鸳鸯柱）、《齐天乐》（三千年事残鸦外、凌朝一片阳台影）、《祝英台近》（采幽香、剪红情）、《澡兰香》（盘丝系腕）、《莺啼序》（残寒正欺病酒）、《高阳台》（修竹凝妆、宫粉雕痕）、《八声甘州》（渺空烟四远）、《踏莎行》（润玉笼绡）等等。这些篇什，如麦孺博评《高阳台》“修竹凝妆”一阕所说，“秾丽极矣，仍自清空，如此等词，安能以‘七宝楼台’诮之”（梁令娴编《艺蘅馆词选》中引）；也如刘永济在赞《齐天乐》“凌朝一片阳台影”一阕“奇幻空灵”、“笔姿极其矫健”后所说：“张炎病梦窗不能清空。观此与《灵岩》、《禹陵》诸作，知张氏之说不足尽梦窗。”（《微睇

室说词》)凡梦窗的代表作都是既笔重色浓,显示其丽密深曲的艺术特征,而又密中见疏,实中见虚,一气流转,重而不滞。对这样一株不同凡艳的奇葩,实不应一概目为堆砌晦涩而将其排斥于宋词园囿之外。周济称梦窗词之佳者,有“天光云影,摇荡绿波,抚玩无斁,追寻已远”(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)之美;又称“梦窗奇思壮采,腾天潜渊,返南宋之清泚,为北宋之秾挚”(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》)。王鹏运称“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,运沉博绝丽之才”(《梦窗词跋》,载《词学季刊》创刊号)。陈廷焯说:“梦窗之妙,在超逸中见沉郁。”(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二)况周颐说:“梦窗密处,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,如万花为春。”又说:“即其芬菲铿丽之作,中间隳句艳字,莫不有沉挚之思、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。”(《蕙风词话》卷二)陈洵说:“梦窗神力独运。飞沉起伏,实处皆空。”(《海绡说词·通论》)这些评语正是看到了梦窗集中的佳作往往是寓飞动于绵丽之中的。俞陛云指出:“读梦窗词者,当在其缛丽而流利处求之。”(《宋词选释·梦窗词》,载《同声月刊》第二卷第四号)吴梅也说:“学梦窗,要于缛密中求清空。”(《词学通论》)这在研读梦窗词时,也是不可不知的。

对梦窗词的情思内涵，一些文学史和词选小传中也往往全盘否定，深加訾议。如：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说梦窗“只追求形式，忽略内容”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认为“梦窗词重形式而轻内容”，“思想内容往往不足道”；该所编的《唐宋词选》则称其“最大弱点在于内容贫乏，脱离现实”；胡云翼的《宋词选》也称梦窗“基本上是重形式格律而忽视内容的”。其实，如果通观梦窗的全部词作，不难发现，他并没有置身于那样一个山河残破、国事日非的现实环境之外。其集中实有不少哀时伤世的篇什，如《绕佛阁》（蓓霞艳锦）、《应天长》（丽花斗靥）、《西平乐慢》（岸压邮亭）、《惜秋华》（细响残蛩）、《高阳台》（修竹凝妆、帆落回潮）、《三姝媚》（湖山经醉惯）、《八声甘州》（渺空烟四远）、《声声慢》（凭高入梦）、《金缕歌》（乔木生云气）、《古香慢》（怨娥坠柳）等，或触景伤怀，或哀念来日，都因蒿目时艰，中怀隐忧，才会发为那样凄苦悲凉之音。尽管这类词作在他的集中所占比重不大，而且多用比兴手法，不是直抒怀抱，在数量和分量上显然不能与有些忧国的词人如辛弃疾、刘克庄等相抗衡，但如果与另一些词人相比，他的忧怀时事之作又较周邦彦、姜夔诸家为多。不看到或不承

认这一事实，也是不公允的。

至于在梦窗集中占比重最大的那些伤时序、念旧游、怀人、感逝之作，也就是忆念其深深爱恋而后来一去、一死的苏、杭二姬的篇什，如《瑞鹤仙》（晴丝牵绪乱）、《浣溪沙》（门隔花深梦旧游）、《莺啼序》（残寒正欺病酒）、《绛都春》（南楼坠燕）、《新雁过妆楼》（梦醒芙蓉）、《点绛唇》（明月茫茫）、《青玉案》（短亭芳草长亭柳）等等，虽然写的只是小我的不幸遭遇、个人的生死恋情，谈不到有什么社会、时代意义，却与柳永等人的那些刻意描绘幽会欢情的艳词不同。这类作品，作为他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记录，也未必可以厚非。

当然，梦窗集中也有不少空洞无物的酬应之作，包括投赠时贵的颂词，那无疑是应当否定的。但从这些词的内容看，如夏承焘《吴梦窗系年》所说，“但有酬酢，而罕干求”。夏氏还在《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》中说：“梦窗以词章曳裾侯门，本当时江湖游士风气，固不必谓为无行，亦不能以独行责之。”这一对梦窗的品格和操行所作的评价是公允的。

清末治梦窗者以杜文澜、王鹏运、郑文焯、朱孝臧为巨擘，但四家工力所注，主要在校勘。虽朱孝臧有

《梦窗词小笺》之作，继之者复有夏承焘的《梦窗词后笺》，惜前者只笺九十三阕，后者只笺五十阕，且主要考证词作所涉及的人名、地名及写作年月，对词语及内容则不作疏解与评析。陈洵的《海绡说词》中有梦窗词专卷；其所评说之作也不过七十阕，且仅作词旨、词艺的串说，而不事字句的诠释。就梦窗全部词作三百四十阕详加笺释者，则应推杨铁夫之《吴梦窗词笺释》为首创。铁夫先生，原籍香山，为粤省先贤。广东人民出版社拟重印此书，俾广流传；爰遵杨重华、梁鉴江两先生之囑，为作校点，以便阅读。

本书原为1936年无锡民生印书馆印本，词篇及笺释俱无标点，且文字的衍脱舛误，几乎俯拾即是，其中，有原稿的笔误，也有排印的错误。例如：《齐天乐》（竹深不放斜阳度）一阕的笺释中引孔武仲《子瞻画枯木》诗“败毫淡墨任挥染”句，误为“败毫淡墨在挥洒”，七字中误三字；《风流子》（金谷已空尘）一阕的笺释中引谢朓《直中书省》诗“红药当阶翻”句，误为“红药暗翻阶”，五字中误一字，二字颠倒。再如：《满江红》（露浥初英）一阕中引“菊残犹有傲霜枝”诗句，本苏轼《赠刘景文》诗，竟误为“刘景文诗”；笺释中多处引《西溪丛语》，均误为《西溪